

猎枪・斗牛

〔日〕井上靖著 海 涛译

りようじゅう・とうぎゅう





猎枪·斗牛

〔日〕井上靖著 海涛译
湖南人民出版社

獵銃・闘牛

根据日本新潮社1983年版译出

獵槍・斗牛

〔日〕井上靖 著

孙海涛 译

责任编辑：福阶 易文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1985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99,000 印张：6.5 印数：1——39,7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885 定价：1.05元

目 录

猎 枪.....(1)

斗 牛.....(67)

比良山上的石楠花.....(151)

薄薄的《猎友》杂志，是日本猎人俱乐部的机关杂志。就在它的最近一期上，登了我的一篇题为《猎枪》的散文诗。

这么一说，在大家听来，我也许对狩猎多少有些兴趣，其实不然。本来，我是被痛恶杀生的母亲抚养大的，连一杆气枪都不曾摸过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有个高中时代的同学，他偶然当上了《猎友》杂志的编辑，而我呢，虽然这么 大年纪，却仍未与诗友们的同人杂志绝交，依旧撰写独树一帜的诗作，于是乎，他就向我约了一篇诗稿。这恐怕是他出于当时的心血来潮，而且含有久别之后畅叙离情的礼节性的意味。因为《猎友》是和自己毫不相干的特殊杂志，又是对方约稿在先，要求取材于跟狩猎有关的事情，倘若是

往常，我会当即回绝的。但恰逢此时，由于偶然的一件小事，猎枪与人之孤独的关系触发了我的诗兴，我正打算找个时候，将这个主题抒写成一篇文章。因此我想到，《猎友》是发表这篇作品的极其合适的杂志。十一月末，在渐感夜寒逼人的一个晚上，我伏案命笔，直到午夜过后，写成一篇独辟蹊径的散文诗。翌日，我急忙把它寄给了《猎友》编辑部。

这就是那篇散文诗《猎枪》的来龙去脉，它和下面要写的手记有些牵扯，所以，我把它抄在这里。

他衔着一只硕大的烟斗，让塞特猎犬①一路领先，高腰鞋子把地霜踩得乱七八糟，他拨开初冬的草莽，走在通向天城山的近道上，步履慢慢悠悠。装满二十五发子弹的腰带，黑褐色的皮革上衣，肩背丘吉尔双筒猎枪，断送猎物生命的钢铁器具白光闪烁，是什么非要他这般冷酷地武装起来不可？这个高大的猎人与我擦着身子走过，不知为何，他的背影把我的心给强烈地吸引住了。

① 塞特猎犬 (Setter) 产于英国，细脸长毛，擅捕鸟禽。

打那以后，都会车站和繁街闹市的夜色，往往使我猛地想到：啊！我要象那个猎人一样起步，沉静、冷酷、慢慢悠悠……每逢遇到这种时候，我的眼底就勾勒出猎人的背景，但这背景不是初冬的冷峭的天城山，而是落落漠漠的白河床，还有一杆擦得铮亮的猎枪，带着沁人身心的重量感，同时按捺在中年人孤独的心灵和肉体之上，放射出瞄准动物时绝对见不到的光芒，这光芒是不可思议的沾染鲜血的美的闪光。

登载《猎枪》的那期杂志从朋友那里寄来了，当我啪啦啪啦地翻阅时，疏忽大意的我这才茅塞顿开。自己的作品标着《猎枪》这个煞有介事的题目，其情调和这本杂志是大相径庭的，同散见于各处的猎道、体育家精神或健康情趣之类的文辞大唱反调。惟独组入《猎枪》的那一页，辟出一块孤立的迥然不同的特殊园地，简直就象一块租借地似的。不言而喻，我写进这篇作品中去的，是猎枪所具有的本质上的性格，这是我凭自己的诗的直观把握住的东西。倘若此话过甚其词，那么，这至少是我曾意图表现的东西。从这点来说，我是自负的，丝毫用不着谦卑。如果《猎

枪》登在其它杂志上，当然不会发生任何问题的。正因为《猎友》是日本猎人俱乐部的机关杂志，其使命又是把狩猎作为最健康豁达的兴趣来宣传的，所以，《猎枪》登在上面，我的猎枪观就或多或少地被视为邪说，当然也就带有使人敬而远之的性质。我意识到这点之后，方才体谅到当初朋友手拿我的诗稿时的困惑，恐怕他还颇费过一番踌躇吧。我也想象到了他敢于刊登《猎枪》，对满象朋友的我谨小慎微的作法。我因为当初的事感到痛心了。我寻思，说不定猎人俱乐部的人会向我提抗议的。然而，这不过是我的杞人之忧而已，无论时过多久，我连一张表示抗议的明信片也没收到。幸乎不幸？我的作品全然蒙受到全国猎人不屑一顾的冷遇，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，根本就没有人去读它。两个月后，此事在我的心头已经烟消云散，一天，有一个名叫三杉穰介的陌生人寄给我一封信。

关于泰山的一块古碑上镌刻的文字，我读到过后代史学家的评言，说那碑文犹如强劲的秋风过后，白灿灿的太阳的光辉。我手捧三杉穰介寄来的白色和纸^①大信封。我看到的三杉穰介写在信封上的字，如果说得夸张一点，确实与那碑文

① 和纸即日本纸。

不差累黍。在那块碑文早已不见踪影，连一张拓本也未残存下来的今天，其笔迹具有怎样的风韵格调，根本就无法想象。而三杉穰介的大字草书则不然，似如从信封里面渗出来一般，蓦然一看，予人以豪放之感，笔致华丽精湛。但凝视须臾，却又使人感到，从一个个字面腾起宛若一种空虚的情愫。于是，我蓦地联想起上述史学家对泰山碑文的那句评言。信封象是托在左手，笔头饱蘸了墨汁，而挥笔一气呵成的。但与所谓的老练不同，笔势上流露出笔者对此格外冷漠、缺乏表情与兴趣索然的迹象。换句话说，从那潇洒自如的笔势一开始，笔者的心情就不佳，使人感觉到满象现代人的那种自我，丝毫不见玩弄笔墨的那种俗套与矫揉造作。

这些姑且不论，却说这封书牍风格卓犖，发现在自己家里的粗陋的木制邮箱里，显得那么华丽，稍有投错地方之嫌。我拆开信封，只见一间^①多长的宣纸信笺上，每行写着五、六个大字，运笔同样潇洒自如。

“自己对狩猎略怀兴趣，日前偶遇良机，在《猎友》杂志上拜读了高作《猎枪》。自己生就不识风趣，本来与诗之文雅无缘，说老实话，我

① 日本的一种长度单位，一间约合1.8米。

此次读起诗来，是破天荒的事情。恕我失礼，虽然尊名也是第一次领教，但拜读《猎枪》之后，我受到了近来不曾有过的感动。”

信大致这样起首，当我的视线最初掠过这段文字时，我不禁想起早已忘却的散文诗《猎枪》的事来。我想，到底从狩猎家那里寄来了抗议书，而且是来自一个相当的对手。我瞬间感到一阵紧张。然而，我往下一读，才恍然大悟，信的内容与自己的预想截然不同，写的竟是我完全没料到的事情。三杉穰介始终不失礼节，措词郑重其事，而另一方面，又不忘保持象笔迹那样一种自恃和冷静，是一篇颇有条理的文章。

“《猎枪》中描写的人物，恐怕是我吧。这样想象是否恰当？我想，那是在十一月初，我赴天城山猎场的时候，在山麓村落的某地，不曾想到我的高个背影映进您的眼帘。专门训好捕获野鸡的黑白斑驳的塞特猎犬，我在伦敦时恩师送我的丘吉尔猎枪，甚至连我那爱不释手的烟斗也被您看见，我觉得恐慌至极。再者，我那悟性迟钝的羞涩的心境也与诗境相宜，内心既感荣幸又觉羞赧。事到如今，我真钦佩诗人这种特殊人的炯炯非凡的观察力。”

读到这里，我如他所述，重想起五个月前的情景。那是一天早晨，在伊豆天城山麓的小小

的温泉村落^①，我散步到杉林中的小路上，突然遇见了一个猎人。不过，那时吸引住我的眼睛的，只是一个猎人踽踽独行的背影，除这渺茫的印象之外，什么也想不起来。我只记得他是个身材高大的绅士，此外不用说容貌，就连年龄的印象也没留在脑际。

本来，我并没有特别留神去观察他。那时，一个绅士肩背猎枪，嘴衔烟斗，从对面走来，他与普通的狩猎家不同，他的四周笼罩着凝思遐想的气氛，在初冬的早晨冷峭的空气中，他的身姿清晰可见。因此，当他擦着我过去之后，我看了看他。他离开走过来的小路，取道向杂木荫翳的山上走去。他小心地迈动高腰鞋子，恐怕身子滑倒，步步坚实有力，登上极其陡斜的山径。我许久目送着他，那背影正如《猎枪》中所描写的那样，不知怎地化作一种孤独，深深地映进我的眼中。那时候我知道，他带着的猎犬是塞特种，这一点儿知识我还是有的，至于鉴别他背着的是什么猎枪，对我这个对狩猎不甚了了的人来说，就无能为力了。我知道最高级的猎枪要数丘吉尔和理查德，全然是我日后撰写《猎枪》时，临阵磨

① 伊豆，地名，位于静冈县南部的半岛。天城山位于伊豆半岛的中部。

枪得来的知识。我是完全出自个人意愿，在作品中随心所欲，让绅士背上了丘吉尔猎枪。和实际人物三杉穰介的携带品偶然一致，这是凑巧罢了，因此，纵使当事人现在来自告奋勇，声称散文诗的主人公是他自己，我也只不过想：“噢，是么。”而映在我的脑际的实际人物三杉穰介，对我依旧是陌生的。

三杉穰介继续写道：“突然谈起奇怪的事，您或许觉得无可思议。我现在拿着别人寄给我的三封信。我本来打算将它们烧掉，但拜读过高作《猎枪》，又结识了您这样的人，我倏忽转念，想请您读读这三封信。打扰您的清静，殊觉歉然。另函寄上这三封信，请您在闲暇之际读一下好吗？除了请您读读，别无半点儿他意。我窥见了您的所谓‘白河床’，它指的是什么呢？我想请您赐教。人真是愚拙，似乎要向别人讨教自己。我以前从未有过这种心情。不过，当我知道您对我表示特别的关心以后，我蓦地想要让您知道我的一切。读完这三封信后，替我统统销毁就行了。再说一句，您在伊豆看见我，好象就是刚刚收到这三封信不久的事。但是，说起我对狩猎发生兴趣，可以追溯到数年前的往昔，我那时与现在孑然一身的处境不同，在公私两方面生活上，不拘怎样尚未露出破绽，好象那时就已经和

猎枪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恕我附此一笔。”

在我读过这封信的第三天，我收到了那三封信，寄信人和前一封相同，写着“伊豆旅馆·三杉穰介”。那是三个女人寄给三杉穰介的信。我读起它们，不，是读完它们以后的感怀，在此处就不写了，我打算把它们抄在这里。不过，最后要说一句，我觉得三杉穰介似乎是社会上有相当地位的人，我查阅了一下绅士录、人名录及其它材料，可最终也未发现他的名字，恐怕那是他因为我而隐姓埋名吧。另外预先要说的，就是在我抄信的时候，我发现有许多地方用很多笔墨给涂抹掉了，其中我认为显然是写过真名的地方，添上了三杉穰介的名字，信中登场的其他人物全都用了假名。

蕾子的信

叔叔，穰介叔叔：

自妈妈谢世以后，光阴荏苒，三个星期过去了。从昨天起，吊唁的宾客不再登门，家中蓦地寂寥无声。妈妈已经离开人世了，这种悲怆渐渐化作真实的喟感，沁入了我的心。叔叔困惫不堪了吧。妈妈殒殁的全部事宜，从通知亲属乃至张

罗守灵的夜宵，所有的一切，您无不操劳。而且，妈妈的死又是那样蹊跷，您还三番五次替我同警方去交涉，承蒙您的万般照料，真不知如何表达内心的感激才是。事毕之后，您又因为公司的工作，立刻赶往东京去了。我的心牵挂着您，可别一下子把身体搞垮了呀。

我正在想象，按照出发时定的计划，您今天已经处理完东京的工作，正在着迷地欣赏美丽的伊豆的杂木林风光。那是我也熟悉的地方，其景色明朗，但整体上却又带着清冷阴郁的瓷画般的色调。我想让您在伊豆逗留期间读到这封信，我拿起笔来。

我想写这样一封信，使叔叔读完之后，沉浸在街上烟斗，任风吹打的心境之中。可是，怎么也写不出来。从刚才起，接下来的话语就已无从落笔，几张几张的信纸给我毁掉了。这是不曾估计到的。我欲以一颗天真纯朴的心灵，倾诉我现在的心情，渴望得到叔叔的谅解，我曾经几次几次地苦思冥想笔路，终于完成了信的构思。那么，一拿起笔来，想说的话就倏地跃然纸上了吧，不然，适得其反。其实，悲怆的思绪犹如芦屋那风卷浪涛的大海，白花花的浪头从四方涌来，冲乱了我的头脑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要写下去。

叔叔，谈谈好吗？谈谈我已经知道了的叔叔和妈妈的事情。一切一切，都是我在妈妈逝世的前夕才知道的。我偷偷地读了妈妈的日记。

若将此事化为言辞，非要吐露不可的话，该是多么叫人痛心啊！我想，不管怎么竭尽全力，作为归纳出来的一句言辞，也难从我的口中吐露。因为是信，才能用笔表达。我不是担惊，亦不是受怕，只是悲伤。因为这悲伤，口舌已经麻木。不为叔叔悲伤，不为妈妈悲伤，也不为我自身悲伤。一切都归咎于包围住我的世界，那湛蓝的天穹，十月里的秋阳，百日红树的姿色，随风摇曳的竹叶，还有石头、流水、土地，就是这目所能及的大自然，在我行将启齿的瞬间，蒙上了悲伤的色彩。自从读了妈妈的日记那天起，我察觉到，包围住我的大自然，每日有两、三次，多时达五、六次，有如阴云蔽日，刹那之间蒙上了一层悲伤的色彩。我只要想到叔叔和妈妈的事情，包围住我的世界就陡然变成另一块天地。叔叔，在绘画箱内的红的绿的等三十几种色彩之外，还存在一种悲伤的色彩，而且是能以人的眼力清晰地捕捉得到的悲伤的色彩，您知道吗？

叔叔和妈妈的事情告诉了我，世上有得不到任何人的祝福，也不应该得到祝福的爱情。叔叔和妈妈之间的爱情，惟独叔叔和妈妈心照不宣，

其他人谁也不知道。绿婶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左邻右舍的人，对门住的人，无论何等亲密的朋友也绝对不知道。这也是不得入人耳目的事情。妈妈命归黄泉之后，只剩叔叔一个人知道了。有朝一日叔叔也溘逝长眠，那末，谁也就不会想象得到，地球上曾经存在过这样一种爱情。迄今为止，我笃信爱情宛如太阳那般明媚，那般璀璨夺目，应该永远地得到上帝和人类的祝福，又似若一弯清澈的小河，绚丽地映着太阳的光焰，风儿吹来荡起无数道轻柔的涟漪，岸边草木萋萋，姹紫嫣红，多情地镶住小河，小河不停地奏着清越的乐曲，自己渐渐成长起来。我深信，这才是爱情的象征。可不知为什么，我如今想象出来的爱情，竟然象是沐浴不到一线阳光，不知来自何地，又不知去向何方，秘密横贯在地下深处的一条阴渠。

妈妈欺骗了我十三个年头，最终又欺骗着我一命归天。无论何时何地，我连做梦也未想到，在妈妈和我之间存在着秘密。每逢遇到棘手的事，妈妈总是抱怨母女俩的孤苦伶仃。“您为什么一定要和爸爸离婚呢？”只当我触及这个话题时，妈妈便说：“你不到嫁人的时候就不会懂得。”妈妈对我守口如瓶。我渴望快些长大，长到能够嫁人的年龄。这并非意味着要了解爸爸和

妈妈的伉俪之情，而是想到了妈妈将此事窝藏心中是多么地痛苦。的确，妈妈在此事上显得痛苦极了。但我万万没有料到，在此外的事情上，妈妈对我保守着秘密呀。

在我幼小的时候，妈妈常给我讲鬼迷心窍的狼欺骗小兔的故事。那只狼由于欺骗小兔的罪戾，化作一块石头。妈妈欺骗我，欺骗绿婢，欺骗世上所有的人，啊，这叫什么事！是被多么可怕的鬼魂给迷住了啊！是的，妈妈自己在日记中使用了“罪人”这个词，“我和三杉都成了罪人。”“反正成了罪人，索性就成为大罪人吧。”妈妈，比欺骗兔子的狼更为不幸的妈妈！为什么不去写鬼迷心窍呢？即便这样，我也绝不相信，温存的妈妈和我非常喜欢的叔叔决心要成为罪人，而且是大罪人！不成为大罪人就保不住的爱情，是何等的悲辛！小时候，我在西宫^①的升天寺的庙会上，托人买到一个内嵌红色假花花瓣的玻璃镇纸。我把它拿在手里，向前走去，但我终于哭了。我为何猛地潸然泪下呢？恐怕谁都不会理解我当时的心情。花瓣动弹不得，凝冻于冰凉的玻璃球中，春天来也好，秋天来也罢，它都纹丝不动，残遭磔刑。我想到那花瓣的情感，悲伤就

① 地名，位于兵库县南端的海滨城市、与芦屋市毗邻。